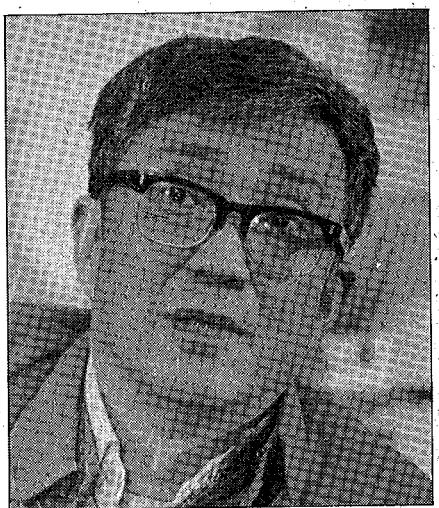


# 謝晉：《芙蓉鎮》與儒學電影

謝晉被評論家稱為時代感應論者。他的電影風行大陸三十年，依循的既定模式是：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善必勝惡。《芙蓉鎮》的上映驗證了「謝晉模式」的順應性。

□白杰明



▲謝晉：風行大陸三十年。

前年胡耀邦曾勅令北京電影局恢復文革期間的電影劇本審查制，以避免生產政治內涵不端正和低級趣味的影片。可是，由於大陸影壇空前的繁榮，影片年產量超過一百五十部，審查電影的連片子也看不過來了，更何況劇本呢？胡耀邦只好忍氣吞聲作罷。但現在傳說大陸「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新招數也是審視電影劇本的。的確，中國文藝界反復多變，不獨以電影界為然，難怪負責文化工作的官吏早絕緣於影壇。

## 電影真是個怪物

以下一段文字，摘自《大眾電影》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某市文化局副局長：電影真是個怪物，我

會發誓永不看電影，當然也就不會去議論電影了。

記者：我非常希望知道你為什麼用怪物這

個字眼來形容電影？

局長：（遞記者一份報紙）請看：電影

《武訓傳》直到今天才正名，事隔三十多年，可謂世界之最，難道不怪嗎？

確實，中國文藝界怪現象衆多，而電影便是怪中至怪，時常令人嘖嘖稱奇。

今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八五年至八六年的中國文藝界來之不易、安定繁榮的大好形勢，在朝夕之間忽而化為不可挽留的「歷史瞬間」，僅能供人回味和追憶。但在大陸文化界吉凶難卜的今天，倒有另一怪現象，就是上影著名導演謝晉的新影片，描寫中共極左路線的破壞歷程的《芙蓉鎮》正式通過上映了。某些善心的人認為當局這一舉措表明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仍未危及電影界。不過，另外一些評論家大概會在《芙蓉鎮》的上映中看到謝晉「電影模式」的順應性又一次得到驗證。

## 謝晉模式

何謂「謝晉電影模式」呢？

去年六、七月間上海文藝界展開了一個關於《謝晉模式》的爭論。影評人朱大可在一篇題為《謝

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揭開了謝晉電影風行大陸三十年之謎。朱說謝晉的影片和所有具有既定模式的俗文化一樣，是按規定程序編排的，即「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善必勝惡」的四項道德母體。朱列舉謝晉的

影片《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和《高山下的花環》為例，說明「總有一些好人（羅羣、許靈均、李秀芝），慰撫其痛楚孤寂的靈魂，這一切便感化着便有天使般溫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臨（馮晴嵐、宋薇）和出賣朋友者，既而又感化了觀眾。上述冥冥

道德力量有力保證了一個善必勝惡結局的出現。」（上海《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第三版）。

謝晉的新作是改編湖南作家古華的小說《芙蓉鎮》。改編時，他有意識地去掉了貫串原著的令人深思的主題，即幾個中心人物的性壓抑及其與歷次政治運動的巧妙而可怕的關連（改編者還有阿城的名字，但據說這是謝晉的生意經，只是掛名而已），

同樣用上述的道德母體取而代之，創造了一部沒有棱角和深度的「徹底否定」型的影片。他把堂堂的文化革命史演變成一個傳統家庭悲劇；催淚功能雖佳，但他有意迴避仍陰魂不散的時代的真面目。

## 儒學電影

朱大可稱「謝晉模式」為「儒學電影」。他說這種文藝現象的「標誌」是「婦女造型、柔順、善良、勤勞、堅忍、溫良恭儉、三從四德、自我犧牲等諸多品質堆積成了老式女人的標準圖像，它是男權文化的畸形產物」。在《芙蓉鎮》中演出一組半上床接吻鏡頭而被稱為大胆的「突破者」的劉曉慶，實際上在影片裏面演的就是這麼一個形象。謝晉把潑辣而無辜的受害者芙蓉姐（胡玉音）改成一個溫柔的家庭婦女，把一個具有強烈性格的個體戶寫成男人（秦書田）的附庸。像朱大可所說：「她們〔謝晉影片的婦女形象〕僅僅被用以發現和證實

男人的價值並向男人出示幸福。」劉曉慶在《芙蓉鎮》很明顯地同導演威嚴可怕的「習慣勢力」進行了搏鬥，而她幾場戲的精彩和成功估計多半是她搏鬥成功的結果。

朱大可還指素稱細膩和有田園特色的典型謝式

鏡頭說：「那些風味土屋、簡陋茅舍和柴門小院，無言地表達了農業（游牧）社區男耕女織的生活樣式的執拗神往。中世紀式的小康之家現在是人倫幸福的最高形態，反之，家庭毀滅（如羅羣、韓玉秀、楊玲花〔按：以及《芙蓉鎮》中的胡玉音和黎桂桂〕則是悲劇的巔頂。《芙蓉鎮》上集的悲劇結尾是胡玉音獲知黎桂桂已死時哭墳的一組鏡頭」，

按相同的邏輯，對吳遙《天雲山傳奇》中黨的錯誤路線代表人物，或《芙蓉鎮》中陰險的極左派女幹部李國香的最大懲處，便是讓宋薇憤然出走，使之永遠喪失家庭。」雖然，《芙蓉鎮》裏面歌頌個體戶，但這絲毫沒有影響謝晉的道德規範。

## 時代感應論者？

▲《芙蓉鎮》中的秦書田（劉曉慶飾）與胡玉音（胡慶慶飾）。

在關於謝晉模式的爭鳴中，當然也頗有讚許和肯定謝晉的功過的評論家，其中，像江俊緒就寫道：「謝晉是時代感應論者，在他身上有着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感。」（上海《文匯報》，同日期）筆者相信誰也不會否認謝先生的「強烈時代感」，自從

他早期的《舞台姐妹》和《紅色娘子軍》，到文革期間的《樣板戲》、《海港》和文革銀幕藝術精品《春苗》（還有荒謬不堪的

《青春》），直至文革後那些痛擊極左路線的幾個影片，無不充分體現了他的「時代感」。

謝晉在執導《芙蓉鎮》時，始終存着此片要走向世界爭奪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獎的念頭。儘管如此，他在影片的結尾加了幾句導演的自白，以免敏感的領導找他麻煩。小說和電影文學劇本都以簡單的大團圓收場，並讓流氓和政治投機分子，如已經折騰瘋了的王秋赦幽靈般地走過去，一邊唸道：

「七、八年一次，七、八年一次。」衆人笑。然後蒙冤幾十年剛剛平反的秦書田說：「世道不變，不妨着點兒，他說的也許是道理。」王秋赦還說：「晚飯後集合，運動了，運動了！」一邊敲着破鑼一邊喊着：「七、八年嘍！七、八年嘍！」

政治嗅覺一向極靈敏的謝晉在這以後打了一番字幕並用畫外音向觀眾解釋：七、八年早已過去了，中國再也沒有搞運動，而全國正在改革的大浪潮中奔向四化云云。他顯然在企圖借此防備來自左和右的各種嫌疑。

與胡耀邦倒台的新聞公布幾乎同時，中國電影界流傳一個令人懷疑的消息：三朝不倒的謝晉的新片《芙蓉鎮》遭禁。在人心惶惶的氣氛中，大家都替較謝晉「後進」的電影工作者尤其是第五代導演擔心。直至三月份《芙蓉鎮》修改後，終於發行了。影片除了比原來的上下集兩個半小時的長度短一些，又少了末尾的那個精彩的導演「獨白」。好端端的為當今政策唱贊歌的言詞，幹嗎要刪掉呢？我不說，估計讀者也能明白。

朱大可關於謝晉電影模式評析的結論是，它是一個嚴重的不協音，一次從「五四」精神的轟烈烈的下步後撤。但，依我看，在大陸政治文化裏面，謝晉模式倒是時代的最強音。

